

死几难个冤孤女上坦忠可历点心无哲母纸手  
亡醉言点醒独教帝迪想敬险子诚人学亲药  
同的怪全师之家与记田则知家丸  
用谎言力体面灵晓



# 小城畸人

[美] 舍伍德·安德森 著

陈胤全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小城畸人

[美] 舍伍德·安德森 著

陈胤全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城畸人 / (美) 舍伍德·安德森著; 陈胤全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201-14909-7

I. ①小… II. ①舍…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8453号

## 小城畸人

XIAOCHENG JIREN

- 
- |         |   |
|---------|---|
| 出 版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出 版 人   | 刘 庆   |
| 地 址     |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
| 邮 政 编 码 | 300051  |
| 邮 购 电 话 | 022-23332469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tjrmchs.com">http://www.tjrmchs.com</a> |
| 电 子 信 箱 | <a href="mailto:reader@tjrmchs.com">reader@tjrmchs.com</a>  |
| 责任编辑    | 孙 瑛   |
| 特约编辑    | 康嘉瑄   |
| 产品经理    | 王小马   |
| 书籍设计    | 朱镜霖   |
| 制版印刷    |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 新华书店<br>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 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7.25  |
| 印 数     | 1-8,000   |
| 字 数     | 130千字   |
| 版次印次    |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5.00元  |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1-6438649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母亲

艾玛·史密斯·安德森

她对周遭的洞察唤醒了我，  
使我渴望去生活的表面之下一探究竟。

## 目录

奇人与奇闻： 《畸人传》缘起	1
手	5
纸药丸	13
母亲	17
哲学家	27
无人知晓	36
心诚则灵	41
点子王	76
历险记	86
可敬与体面	95
思想家	102
坦迪	117

上帝之力 121

女教师 130

孤独 139

觉醒 150

『古怪』 160

难言的谎言 172

沉醉 180

死亡 190

世事洞明 202

启程 212

译后记

我的心是一道颤抖的堤坝

217

## 奇人与奇闻：《畸人传》缘起

最近，留着两撇白胡子的老作家睡得不舒坦。他住的那间屋子窗户开得很高，可他想早上一睁眼就望见树林，于是找了个木匠来改装床铺，好让床和窗户齐平。

这点事搞出了不小的阵仗。曾经在内战中当过兵的木匠走进作家的房间，坐下说，如果要把床抬高，得起一个平台才可以。房间里四处摆着雪茄，木匠拣了一支，抽了起来。

两人说了一会儿床的事情，话便聊开了。这位昔日的士兵说起了内战——其实是作家把话题带过去的。木匠曾被关押在安德森维尔<sup>1</sup>，他的哥哥死于饥饿。每每提起这事，木匠就忍不住落泪。他和作家一样，嘴上也留着白胡子，抽泣的时候抿着嘴，叼着雪茄，胡子一上一下地跟着晃，样子很好笑。作家提了一个改装的

---

1 位于佐治亚州，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军队的战俘营，曾关押逾四万名北方联邦军队的战俘，条件恶劣，一万多名战俘在这里染病死亡。——译者注（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想法，却被木匠抛在了脑后。木匠按自己的想法动手了，结果年过六十的作家每天晚上得搬张椅子踩上去才能爬上床。

作家在床上翻了个身，侧躺着，一动不动。心脏是他多年的烦恼。这个“老烟枪”心跳很快，总觉得自己会突然死掉。这样的念头经常在睡觉的时候冒出来，不过并不使他惊慌，反而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奇效。比起其他时候，躺到床上他反而更有精神。他动也不动地躺着，尽管躯壳已经衰老无用，身体里却有什么东西焕然一新，就像一个孕妇，只不过怀的不是孩子，而是青春。不，不是青春，是一个女人，年轻女人，像骑士一样身披锁甲<sup>1</sup>。很奇怪吧，居然要跟你描述躺在高床上聆听心跳的老作家的身体里有什么。我想说的，不过是作家——或者说他怀着的那个年轻的东西——在想什么。

和世人一样，老作家在漫长的一生里也有很多事情想。他英俊过，被许多女人爱过；后来，当然啦，作家也认识了一些人，应该说不少人。认识的方式尤为亲密，和你我认识人的方式截然不同——至少作家觉得不同，这样想让他很开心。我们何必要跟一个老头子争论他脑子里想的事情呢？

躺在床上的作家做了一个不是梦的梦。半睡半醒的时候，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些人影，好像是身体里那个年轻的、无法描摹的东西将一长串人影送到了眼前。

---

1 锁甲 (coat of mail)，用小铁环连缀而成的铠甲。



你这下该明白了吧。说了这么多，最有意思的其实是作家眼前的那些人影。他们都是怪人。作家认识的所有人，无论男女，都是怪人。

并非所有的怪人都可怕。有些很好笑，有些长得俊俏，还有一个完全走形的女人，她的怪异把老头伤得不轻。当这个女人在眼前闪过，老头突然像小狗似的发出一声呜咽。如果你也在房间里，你会以为老头做了噩梦，或是消化不良。

怪人的队伍在老头的眼前走了一个钟头才走完，然后，尽管很痛苦，他还是缓缓起身下床，开始写作。一些怪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想把他们写下来。

作家在桌子上趴了一个钟头，最终写出了一本书，取名“畸人传”。这本书从未付梓，我拜读过一次，书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无法磨灭。书的中心思想十分奇怪，一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全赖将此书铭记于心，我才通晓了许多以前根本捉摸不透的人和事。书的中心思想有些复杂，若用几句话说明，大抵如下：

世上本没有真理，只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人们拿许多还不成熟的想法拼啊凑啊，造出了真理。然后真理越来越多，充满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所有的真理都很迷人。

老头的书里罗列了许多真理，我不会一股脑儿都说给你听。有的关于贞洁，有的关于激情；有财富的真理，也有贫穷的真理；

有的讲偷盗，有的谈挥霍；也有一些，说的是无所忧虑和恣意放纵。林林总总，无一不美。

人随后登场了。每个人出场时都要抢占一条真理，有些人孔武有力，一把抓了十来条。

把人变成畸人的，正是真理。对此，老头阐释得很透彻。在他看来，这些人拿了一个真理在身边，然后只遵照着这一个真理，活了一辈子。于是乎，人成了畸人，怀抱的真理成了谬误。

想想也知道，一个写了一辈子东西、满腹文章的老头定会将此事洋洋洒洒地写出来。这事在他的脑海中占了太多的位置，若不写出来，他自己恐怕也会变成怪人。可他终究没有，我想书未付梓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是他身体里那年轻的东西拯救了他。

至于为作家改装床铺的木匠，我提到他，只是因为他有点像那些被称为“普通人”的人，是作家写的《畸人传》中，与易懂、可爱离得最近的一个。

## 手

在离俄亥俄州温士堡小镇不远的山谷边缘，坐落着一幢小木屋。在破败了大半的门廊里，一个胖胖的小老头正来回踱步，神情不安。一溜长地播下了苜蓿，却只冒出了浓密的黄色野芥。他望见田野尽头的马路上正跑着一辆货运马车，车里坐满了从地里摘完莓子回去的人。摘莓的少男少女笑语喧哗。一个穿蓝衬衫的男孩从大篷车里一跃而下，还试图拉一个女孩下来。女孩惊声尖叫，忙喊不行。男孩的步子在路面上踢起的一团尘土，飘过正在下沉的落日的脸庞。从田野那边传来女孩的尖声细语：“哎，翼·比德尔鲍姆，梳梳头发吧，都掉到眼睛里去了。”接收到命令的秃头男子小手发抖，胡乱地拨着空荡荡的雪白前额，好像理着一大丛打结的发丝。

翼·比德尔鲍姆总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被种种隐约的狐疑所困扰。他在小镇上生活了有二十年，却从不觉得自己是小镇生活的一部分。他和新威拉德旅馆的少东家乔治·威拉德，也就

是汤姆·威拉德的儿子，有着类似友谊的感情。乔治·威拉德是《温士堡鹰报》的记者，有时会在夜里沿着城外的公路走到翼·比德尔鲍姆的家里来。此刻，老头在门廊上来回走动，双手不知该往哪儿放，盼着乔治·威拉德能来陪他消磨夜晚。等载着采莓人的大篷车走远，他穿过高高的野芥，来到田野的另一头，爬上木栅栏，忡忡的目光随着公路延伸至城镇。他站了一会儿，双手互相揉搓，一会儿朝着公路张望，一会儿又低下头。终于，他受不住恐惧，跑回家里，仍旧在门廊上踱步。

只要有乔治·威拉德在，二十年来一直是小镇之谜的翼·比德尔鲍姆就会少几分怯懦，他那鲜为人知的个性，也会从疑虑的汪洋中浮现，出来见见世界。有这位年轻的记者在一旁，他才敢在大白天走上主街，或是在自己家快要散架的门廊上阔步走来走去，语气激昂地谈论一些话题。低微发颤的嗓音变得尖锐响亮，含胸驼背变成了昂首挺拔。先是一扭，犹如一尾被渔夫放生溪流的鱼，沉默的翼·比德尔鲍姆打开了话匣子，拼命将多年缄默累积下来的心思和想法转换成语言。

翼·比德尔鲍姆的许多话都是靠那双手说出来的。他修长的十指简直能言善道，平日里虽羞得深藏口袋，或是背在身后，不肯见人，但当这双手来到身前，就成了一根活塞连杆，带动他这台表情达意的机器运转。

翼·比德尔鲍姆的故事就是手的故事。他的手永远在躁动，仿佛是笼中鸟雀振动的双翅，因此有了现在的诨名——这全拜镇

上的一个无名诗人所赐。这双手使主人担惊受怕，他想把它们藏起来。每当他看见田地里和他一起干活的人，或是在乡间小道上赶着昏昏欲睡的牲口的路人，都有一双不露情感的双手，他总会暗暗称奇。

和乔治·威拉德聊天的时候，翼·比德尔鲍姆会握紧拳头，往桌子或是他家的墙面上打。这个动作让他感到十分舒坦。如果聊天的兴致上来，两人却走在田间，他就会找一处树墩，或是栅栏最上层的板子，双手一刻不歇地捶着，在失而复得的从容自在中侃侃而谈。

翼·比德尔鲍姆双手的故事，值得单独立传。若是以同情的笔触娓娓道来，此书定能演绎出芸芸众生许多古怪而美好的品性。不过这是诗人要干的事了。在温士堡，这双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好动。凭借这双手，翼·比德尔鲍姆一天之内采的草莓有一百四十夸脱<sup>1</sup>之多。这成了他的一个特色，他声名的源泉。同时，这手也使他那本就让人难以捉摸的古怪色彩再添三分。温士堡以翼·比德尔鲍姆的双手为荣，好比它以银行家怀特新造的砖头房子为荣，以韦斯利·莫耶的骝色<sup>2</sup>种马为荣——这匹名唤“托尼·蒂普”的马在克利夫兰秋季赛中拔得了2分15秒级<sup>3</sup>

---

1 此处指美制干量夸脱，1夸脱约为1.1升。

2 指鬃毛、尾毛和四肢末端为黑色，被毛为红色的马。

3 指赛马运动中的竞速级别，代表马竞走过一段标准距离所需的时间，参赛马匹实际竞走时不可超过以此为基准的速度范围。

的头筹。

至于乔治·威拉德，他不止一次想要问手的事情。有时，这种几乎无法抑制的好奇令他备受煎熬。那双手异常活跃，又老是东躲西藏，背后定有什么缘故。只是他对比德尔鲍姆的尊重日益增长，才拦住了那时时萦绕心头、已经到了嘴边的问题。

有一次，他几乎要问出口。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和比德尔鲍姆在田野里散步。两人来到绿草如茵的岸边，坐下休息。翼·比德尔鲍姆思如神助，已经说了一下午的话。刚才，他停在一处栅栏前，像啄木鸟似的捶着最上面那条木板，朝乔治·威拉德嚷了起来，指责他太容易受周围人左右。“你这是在毁灭你自己，”他大声说，“你想一个人待着做梦，却害怕做梦。你想变得和这镇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们说什么你都听得进去，还想模仿他们。”

到了青草岸边，翼·比德尔鲍姆想要再次力抒己见，不过声音变得柔软，还谈起诸多往事。随着一阵满足的叹息，他开始了悠长的闲扯，仿佛迷失于梦境之中的呓语。

做完梦的翼·比德尔鲍姆为乔治·威拉德描绘了一幅图景：人类已重返田园牧歌式的黄金时代。穿过绿意盎然的开阔乡野，走来一些健康活泼的年轻男子，有的步行，有的骑马。他们三五成群，来到一座不大的花园里，围坐在一株树下，与一个老人促膝交谈。

翼·比德尔鲍姆思若泉涌，片刻间居然忘了自己的手。慢慢

地，那两只手悄悄来到身前，落在了乔治·威拉德的肩上。正说着话的声音里，显现出某种崭新而大胆的东西。“你要试着忘了你知道的一切，”老头说，“你要开始做梦。从现在开始，你要对那些大吼大叫充耳不闻。”

翼·比德尔鲍姆顿了一会儿，望着乔治·威拉德，眼神深长而真挚，双眸炯炯。他再次抬起双手，轻抚男孩，接着一阵惊恐扫过他的脸庞。

他浑身一激灵，跳起身来，将两只手深深地插进裤袋里，眼里噙着泪。“我得往回走了。我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他紧张地说道。

头也不回地，这老头匆匆赶下山坡，穿过草地，丢下乔治·威拉德一人在青草坡上，迷惑不解，惊惧非常。男孩怕得一阵哆嗦，站起身，沿着公路朝镇上走去。“我不会追问手的事情的。”他这样想，脑海里浮现出老头惊恐的眼神，内心深受震动，“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我不想探个究竟。他之所以怕我、怕所有人，一定跟他的手有关系。”

乔治·威拉德想得没错。我们不妨将这双手的故事简单说说。或许我们这么一说，会引得诗人为那鲜为人知、有关春风化雨的奇闻着墨一番。而在这奇闻里，双手不过是鼓动的三角旗，是春风化雨留下的痕迹。

年轻的时候，翼·比德尔鲍姆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教书。那时他还没有被叫作“翼·比德尔鲍姆”，用的是“阿道

夫·迈尔斯”这个好听的名字。在学校里，阿道夫·迈尔斯深受男生的喜爱。

阿道夫·迈尔斯生性适合做孩子们的老师。他是那种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少数派，管束的手段极其温柔，以至被看作是一种可爱的弱点。他对手下男生的感情，可以说好似那些温婉的女子对男子的爱慕。

但这么说实在是粗枝大叶，诗人才能将其描绘得细致入微。阿道夫·迈尔斯和男生们在黄昏里一起散步，或是坐着聊天，直到校舍台阶上的暮光消失在某种梦境里。他的手落在各处，有时摸一摸男孩们的肩膀，有时抓一抓他们蓬乱的头发。他说话的声音轻柔动听，犹如另一种爱抚。他的声音和双手，摩挲双肩与轻抚头发，都只是男教师希望将梦境化入男孩心间的一种方式。他借由十指的抚摸表情达意。对他这类人来说，创造生命的原力沁润周身，而非聚集于某处。在他双手的抚摸下，男孩们心中的疑云消散，也开始做梦。

接着悲剧上演。学校里的一个傻孩子迷恋上了这位年轻的教师。夜里睡在床上，他幻想着一些坏不堪言的事情，早上便把他的梦影当作事实径直说了出来。他不严实的嘴里蹦出奇怪而骇人的指控，整座宾州小镇为之一颤。众人心中本已埋藏着对阿道夫·迈尔斯隐隐的疑虑，如今这疑虑被催化为了笃信。

悲剧迅速发酵。战栗不安的少年们从被窝里被拉出来审问。有人说：“他用手臂搂住我。”也有人说：“他用手弄我的头发。”



一天下午，开酒馆的亨利·布拉德福德敲响了校舍的大门，把阿道夫·迈尔斯叫到院子里去，给他一顿拳打。他的指关节不断砸向男教师惊恐的面庞，怒气也越发膨胀。孩子们吓得大叫，像受惊的虫子一样跑来跑去。“看我怎么教训你，居然敢碰我的儿子，你这个禽兽！”酒馆老板咆哮着。他用手打累了，又换上脚，将男教师踢得满院子滚来滚去。

当天，阿道夫·迈尔斯连夜奔逃，离开宾州小镇。那晚，十来个人提着灯，来到他一个人住的房子前大吼大叫，让他穿好衣服出来。天正下着雨，其中一人手里还攥着绳子。他们本打算吊死他，但他的样子是那么瘦小，那么苍白，那么可怜，他们于心不忍，打算放他一条生路。正当他跑进夜色，他们又为一时心软感到后悔，于是追了上去，一边咒骂，一边朝他扔木棍和大烂泥球。那身影大声尖叫，跑得越来越急，最后跑进了黑暗。

阿道夫·迈尔斯独居在温士堡已有二十年。他只有四十岁，看上去却像是六十五岁的人。比德尔鲍姆这个名字，是他赶路经过俄亥俄州东部的一个小镇时，在一个货运站的货箱上看见的。他在温士堡有一个姑妈，她是个牙齿发黑的养鸡的老妇人，生前和他住在一起。宾州事件后，翼·比德尔鲍姆病了一年，痊愈后在田地里按日给人做短工，去到哪里都表现得十分怯懦，拼命地将两只手藏起来。他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只觉得是这双手闯了祸——男孩的父亲们反复提到手的事情；酒馆老板在校舍院子里气得一边跳脚，一边大吼：“管好你的手！”